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七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二千七十五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七

大學一

問欲専看一書以何為先曰先讀大學可見古人為學首末次第且就實處理會却好不消得専去無形影處理會

可將大學用數月工夫看去此書前後相因互相發明讀之可見不比他書他書非一時所言非一人所記

惟此書首尾具備易以推尋也

大學如一部行程歷皆有節次今人看了須是行去今日行得到何處明日行得到何處方可漸到那田地若只把在手裏翻來覆去欲望之燕之越豈有是理

大學是一箇腔子而今却要去填教實著如他說格物自家須是去格物後填教實著如他說誠意自家須是去誠意後亦填教實著

明德如八窻玲瓏致知格物各從其所明處去今人不

曾做得小學工夫一旦學大學是以無下手處今且當自持敬始使端慤純一靜專然後能致知格物

才仲問大學曰人心有明處於其閒得一二分即節節推上去又問小學大學如何曰小學涵養此性大學則所以實其理也忠信孝弟之類須於小學中出然正心誠意之類小學如何知得須其有識後以此實之

今人都是為人而學某所以教諸公讀大學且看古人

為學是如何是理會甚事諸公願為古人之學乎願為今人之學乎

昔和靖見伊川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今人半年要讀多少書某且要人讀此是如何緣此書却不多而規模周備凡讀書初一項須著十分工夫了第二項只費得九分工夫第三項便只費六七分工夫少刻讀漸多自貫通他書自不著得多工夫

如孟子說仁義處只就仁義上說道理孔子荅顏淵以

克己復禮只就克己復禮上說道理若大學却只統說論其功用之極至於平天下然天下所以平却先須治國國之所以治却先須齊家家之所以齊却先須脩身身之所以脩却先須正心心之所以正却先須誠意意之所以誠却先須致知知之所以至却先須格物本領全只在這兩字上又須知如何是格物許多道理自家從來合有不合有定是合有定是人人都有人之心便具許多道理見之於身便見身上

有許多道理行之於家便是一家之中有許多道理施之於國便是一國之中有許多道理施之於天下便是天下有許多道理格物兩字只是指箇路頭須是自去格那物始得

或問朱敬之有異聞乎曰平常只是在外面聽朋友問荅或時裏面亦只說某病痛處得一日教看大學曰我平生精力盡在此書先須通此方可讀書以上語類十條

右總論

或問所謂仁義禮智是性明德是主於心而言曰這箇
道理在心裏光明照徹無一豪不明

為學只在明明德一句君子存之存此而已小人去之
去此而已一念竦然自覺其非便是明之之端

大學在明明德一句當常常提撕能如此便有進步處
蓋其原自此發見人只一心為本存得此心於事物
方知有脈絡貫通處

問明明德曰人皆有箇明處但為物欲所蔽剔撥去了

只就明處漸明將去然須致知格物方有進步處識

得本來是甚麽物

明德未嘗息時時發見於日用之閒如見非義而羞惡

見孺子入井而惻隱見尊賢而恭敬見善事而歎慕

皆明德之發見也如此推之極多但當因其所發而

推廣之

曾興宗問如何是明明德曰明德是自家心中具許多

道理在這裏本是箇明底物事初無暗昧人得之則

為德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從自家心裏出來觸著那物便是那箇物出來何嘗不明緣為物欲所蔽故其明易昏如鏡本明被外物點汙則不明了少間磨起則其明又能照物又云人心惟定則明所謂定者非是定於這裏全不脩習待他自明惟是定後却好去學

或問明明德是於靜中本心發見學者因其發見處從而窮究之否曰不特是靜雖動中亦發見孟子將孺

子將入井處來明這道理盖赤子入井人所共見能於此發端處推明便是明盖人心至靈有什麽事不知有什麽事不曉有什麽道理不具在這裏何縁有不明為是氣禀之偏又為物欲所亂如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所以不明然而其德本是至明物事終是遮不得必有時發見便教至惡之人亦時乎有善念之發學者便當因其明處下工夫一向明將去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五者皆明明德事格物致知便是要知得分明誠意正心脩身便是要行得分明若是格物致知有所未盡便是知得這明德未分明意未盡誠便是這德有所未明心有不正則德有所未明身有不脩則德有所未明須是意不可有頃刻之不誠心不可有頃刻之不正身不可有頃刻之不脩這明德方常明

問大學注言其體虛靈而不昧其用鑒照而不遺此二

句是說心說德曰心德皆在其中更子細看又問德是心中之理否曰便是心中許多道理光明鑒照毫髮不差

或問明德新民還須自家德十分明後方可去新民曰不是自家德未明便都不管著別人又不是硬要去新他若大段新民須是德十分明方能如此若小小效驗自是自家這裏如此他人便自觀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自是如此

蜚卿問新民莫是修道之謂教有以新之否曰道之以德是明明德齊之以禮是以禮新民也是修道之謂教有禮樂法度政刑使之去舊汙也

凡曰善者固是好然方是好事未是極好處必到極處便是道理十分盡頭無一豪不盡故曰至善

止於至善是包在明明德在新民已也要止於至善人也要止於至善葢天下只是一箇道理在他雖不能在我之所以望他者則不可不如是也

問至善不是明德外別有所謂善只就明德中到極處便是否曰是明德中也有至善新民中也有至善皆要到那極處至善隨處皆有脩身中也有至善必要到那盡處齊家中也有至善亦要到那盡處至善只是以其極言不特是理會到極處亦要做到極處如為人君止於仁固是一箇仁然仁亦多般須是隨處看如這事合當如此是仁那一事又合當如彼亦是仁若不理會只管執一便成一邊去如為人臣止於

敬敬亦有多少般不可只道擎跽曲拳便是敬如盡忠不欺陳善閉邪納君無過之地皆是敬皆當理會若只執一亦成一邊去安得謂之至善至善只是些子恰好處韓文公謂軻之死不得其傳自秦漢以來豈無人亦只是無那至善見不到十分極好處做亦不做到十分極處

明德新民皆當止於極好處止之為言未到此便住不可謂止到得此而不能守亦不可言止止者止於是

而不遷之意或問明明德是自已事可以做得到極好處若新民則在人如何得他到極好處曰且教自家先明得盡然後漸民以仁摩民以義如孟子所謂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又從而振德之如此變化他自然解到極好處

或問明德可以止於至善新民如何得他止於至善曰若是新民而未止於至善亦是自家有所未到若使聖人在上便自有箇處置又問夫子非不明德其歷

諸國豈不欲春秋之民皆止於至善到他不從聖人也無可奈何曰若使聖人得位則必須綏來動和又云此是說理理必須是如此且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然堯有九年之水想有多少不育之物大德必得名位禄壽也豈箇箇如此只是理必如此以上語類十六條

明德統言在己之德本無瑕垢處至善指言理之極致隨事而在處荅何叔京

前書所論大學兩條似未然如此則是明德新民其初且苟簡做一截到止於至善處又子細做一截也知至之至向來却是誤作切至之至只合依舊為極至之至然此至字雖與至善之至皆訓極字而用處不同至善是自然極至之至知至是工夫極至之至難作一例說也答黃直卿○以上文集二條

定亦自有淺深如學者思慮凝定亦是定如道理都見得徹各止其所亦是定只此地位已高

定以理言故曰有靜以心言故曰能

定是理靜在心既定於理心便會靜若不定於理則此心只是東去西走

問靜而后能安曰安只是無𨇾𨈆之意才不紛擾便安

問如此則靜與安無分別曰二字自有淺深

問靜而后能安是在貧賤在患難皆安否曰此心若不靜這裏坐也坐不得那裏坐也坐不得

問知止章中所謂定靜安終未深瑩曰知止只是識得

一箇去處既已識得即心中便定更不他求如求之彼又求之此即是未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亦相去不遠但有淺深耳與中庸動變化相類皆不甚相遠

定靜安三字大略相類然定是心中知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心下有箇定理便別無膠擾自然是靜如此則隨所處而安

知止而后有定如行路一般若知得是從那一路去則

心中自是定更無疑惑既無疑惑則心便靜心既靜便貼貼地便是安既安則自然此心專一事至物來思慮自無不通透若心未能靜安則總是胡思亂想

如何是能慮

因說知止至能得上云止於至善矣此又提起來說言能知止則有所定有所定則知其理之確然如是一定則不可移易任是千動萬動也動搖他不得既定則能靜靜則能安安則能慮慮則能得其所止之實

矣

問據知止已是思慮了何故静安下復有箇慮字既静安了復何所慮曰知止只是先知得事理如此便有定能静能安及到事至物來乃能慮能字自有意思謂知之審而後能慮慮之審而後能得

琮曰上面已自知止今慮而得者依舊是知底意思云云先生曰只上面是方知下面是實得耳問如此何用更過定静安三箇節目曰不如此不實得曰如此

上面知止處其實未有知也通此五句才做得致知在格物一句曰今人之學却是敏底不如鈍底鈍底循循而進終有得處敏底只是從頭呼揚將去只務自家一時痛快終不見實理

問定即心有所向不至走作便靜靜便可以慮何必待安曰安主事而言不安便不能思譬如靜坐有件事來撓思便不得專一定靜安都相似未到安處思量未得知止是知箇慈知箇孝到得時方是得箇慈得

箇孝底道理處是慮箇如何是慈如何是孝又問至於安時無勉強意思否曰在貧賤也安在富貴也安在這裏也安在那裏也安今人有在這裏不安了在那裏也不會安心下無理會如何會去思慮問章句中慮謂思無不審莫是思之熟否曰慮是思之周密處

問知止而后有定曰須是灼然知得物理當止之處心自會定又問上既言知止了何更待慮而后能得曰

知止是知事事物物各有其理到慮而后能得處便是得所以處事之理知止如人之射必欲中的終不成要射作東去又要射作西去慮而后能得便是射而中的矣且如人早間知得這事理如此到晚間心裏定了便會處置得這事若是不先知得這道理到臨事時便脚忙手亂豈能慮而有得問未格以前如何致力曰古人這處已自有小學了

問知與得如何分別曰知只是方知得便是在手問得

莫是行所知了時曰也是如此又曰只是分箇知與得知在外得便在我 以上語類十四條

定靜安慮得五字是功效次第不是工夫節目 荅王子合

問燔謂知止則志不惑亂而有定嚮志定則此心無擾而靜心靜則此身無適而不安心靜身安則用自利事物之來不特能即事見理又能先事為防如後甲三日後庚三日之云其於事之終始先後巳至末然皆無遺鑒皆無失舉矣如是而後為得其所止則可

以謂之誠有是善而誠極是矣曰得之答李敬子

本末始終之說只是要人先其本後其末先其始後其終耳答黃子耕○以上文集三條

器遠問致知者推致事物之理還當就甚麼樣事推致其理曰眼前凡所應接底都是物事事都有箇極至之理便要知得到若知不到便都沒分明若知得到便著定恁地做更無第二著第三著止緣人見道理不破便恁地苟簡且恁地做也得都不做得第一義

曹問如何是第一義曰如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之類決定著恁地不恁地便不得又如在朝須著進君子退小人這是第一義有功決定著賞有罪決定著誅更無小人可用之理更無包含小人之理惟見得不破便道小人不可去也有可用之理這都是第二義第三義如何會好若事事窮得盡道理事事占得第一義做甚麼剛方正大且如為學決定是要做聖賢這是第一義便漸漸有進

步處若便道自家做不得且隨分依稀做些子這是見不破所以説道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謂吾身不能者自賊者也

致知所以求爲眞知眞知是要徹骨都見得透

問致知莫只是致察否曰如讀書而求其義處事而求其當接物存心察其是非邪正皆是也

致知工夫亦只是且據所已知者翫索推廣將去具於

心者本無不足也

問格物還是事未至時格事既至然後格曰格是到那般所在也有事至時格底也有事未至時格底

格物須是從切己處理會去待自家者已定疊然後漸漸推去這便是能格物

格物二字最好物謂事物也須窮極事物之理到盡處便有一箇是一箇非是底便行非底便不行凡自家身心上皆須體驗得一箇是非若講論文字應接事

物各各體驗漸漸推廣地步自然寬闊如曾子三省只管如此體驗去

格物是窮得這事當如此那事當如彼如為人君便當止於仁為人臣便當止於敬又更上一著便要窮究得為人君如何要止於仁為人臣如何要止於敬乃是

問格物最難日用間應事處平直者却易見如交錯疑似處要如此則彼礙要如彼則此礙不審何以窮之

曰如何一頓便要格得恁地且要見得大綱且看箇大胚模是恁地方就裏面旋旋做細如樹初間且先斫倒在這裏逐旋去皮方始出細若難曉易曉底一齊都要理會得也不解恁地但不失了大綱理會一重了裏面又見一重一重了又見一重以事之詳略言理會一件又一件以理之淺深言理會一重又一重只管理會須有極盡時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成四節次第恁地方是

或問格物是學者始入道處當如何著力曰遇事接物之間各須一一去理會始得不成是精底去理會粗底又放過了大底去理會小底又不問了如此終是有欠闕但隨事遇物皆一一去窮極自然分明又問世間有一種小有才底人於事物上亦能考究得子細如何却無益於已曰他理會底聖人亦理會但他理會底意思不是彼所為者他欲人說他人理會不得者我理會得他人不能者我能之却不切已也又

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聖人何事不理會但是與人自不同

傳問而今格物不知可以就吾心之發見理會得否曰公依舊是要安排而今只且就事物上格去如讀書便就文字上格聽人說話便就說話上格接物便就接物上格精粗大小都要格他久後會通粗底便是精小底便是大這便是理之一本處而今只管要從

發見處理會且如見赤子入井便有怵惕惻隱之心這箇便是發了更如何理會若須待他自然發了方理會他一年都能理會得多少聖賢不是教人去黑淬淬裏守著而今且大著心胷大開著門端身正坐以觀事物之來便格他

世閒之物無不有理皆須格過古人自幼便識其具且如事君事親之禮鐘鼓鏗鏘之節進退揖遜之儀皆目熟其事躬親其禮及其長也不過只是窮此理因

而漸及於天地鬼神日月陰陽草木鳥獸之理所以用功也易今人皆無此等禮數可以講習只靠先聖遺經自去推究所以要人格物主敬便將此心去體會古人道理循而行之如事親孝自家既知所以孝便將此孝心依古禮而行之事君敬便將此敬心依聖經所說之禮而行之一一須要窮過自然浹洽貫通如論語一書當時門人弟子記聖人言行動容周旋揖遜進退至為纖悉如鄉黨一篇可見當時此等

禮數皆在至孟子時則漸已放棄如孟子一書其說已寛亦有但論其大理而已

問竇從周曾看格物一段否因言聖人只說格物二字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會且自一念之微以至事事物物若靜若動凡居處飲食言語無不是事無不各有箇天理人欲須是逐一驗過雖在靜處坐亦須驗箇敬肆敬便是天理肆便是人欲如居處便須驗得恭與不恭執事便須驗得敬與不敬有一般人專要

就寂然不動上理會及其應事却七顛八倒到了又牽動他寂然底又有人専要理會事却於根本上全無工夫須是徹上徹下表裏洞徹如居仁便自能由義由義便自居仁敬以直内便能義以方外能義以方外便是敬以直内

問格物則恐有外馳之病曰若合做則雖治國平天下之事亦是已事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不成也

說道外馳又問若如此則恐有身在此而心不在此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有此等患曰合用他處也著用又問如此則不當論內外但當論合為與不合為先生頷之

問道之不明蓋是後人舍事跡以求道曰所以古人只道格物有物便有理若無事親事君底事何處得忠孝

格物不說窮理却言格物蓋言理則無可捉摸物有時

而離言物則理自在自是離不得釋氏只說見性下梢尋得一箇空洞無稽底性亦由他說於事上更動不得

所謂窮理者事事物物各自有箇事物底道理窮之須要周盡若見得一邊不見一邊便不該通窮之未得更須款曲推明蓋天理在人終有明處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謂人合下便有此明德雖為物欲掩蔽然這些明底道理未嘗泯絶須從明處漸漸推將去窮到

是處吾心亦自有準則窮理之初如攻堅物必尋其罅隙可入之處乃從而擊之則用力為不難矣孟子論四端便各自有箇柄靶仁義禮智皆有頭緒可尋即其所發之端而求其可見之體莫非可窮之理也格物窮理有一物必有一理窮得到後遇事觸物皆撞著這道理事君便遇忠事親便遇孝居處便恭執事便敬與人便忠以至參前倚衡無往而不見這箇道理若窮不至則所見不真外面雖為善而內實為惡

是兩箇人做事了外面為善是一箇人裏面又有一箇人說道我不好如今須勝得那一箇不好底人去方是豈有學聖人之書為市井之行這箇窮得箇甚道理而今說格物窮理須是見得箇道理親切了未解便能脫然去其舊習其始且見得箇道理如此那事不是亦不敢為其次見得分曉則不肯為又其次見得親切則不為之而舊習都忘之矣

不是要格那物來長我聰明見識了方去理會自是不

得不理會

大學說一格物在裏却不言其所格者如何學者欲見下工夫處但看孟子便得如說仁義禮智便窮到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說好貨好色好勇便窮到太王公劉文武說古今之樂便窮到與民同樂處說性便格到纖豪未動處這便見得他孟子胷中無一豪私意蔽窒得也故其知識包宇宙大無不該細無不燭

問格物之義固要就一事一物上窮格然如呂氏楊氏所發明大本處學者亦須兼考曰識得即事事物物上便有大本不知大本是不曾窮得也若只說大本便是釋老之學

㓹伯問格物致知曰格物是物物上窮其至理致知是吾心無所不知格物是零細說致知是全體說

黄去私問致知格物曰致字有推出之意前輩用致字多如此人誰無知為子知孝為父知慈只是知不盡

須是要知得透底且如一穴之光也喚作光然逐旋開劃得大則其光愈大物皆有理人亦知其理如當慈孝之類只是格不盡但物格於彼則知盡於此矣又云知得此理盡則此箇意便實若有知未透處這裏面便黑了

致知格物只是一事非是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格物以理言也致知以心言也

問真知曰曾被虎傷者便知得是可畏未曾被虎傷底

須逐旋思量箇被傷底道理見得與被傷者一般方是

問格物須合内外始得曰他内外未嘗不合自家知得物之理如此則因其理之自然而應之便見合内外之理目前事事物物皆有至理如一草一木一禽一獸皆有理草木春生秋殺好生惡死仲夏斬陽木仲冬斬陰木皆是順陰陽道理自家知得萬物均氣同體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非其時不伐一木

不殺一獸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此便是合內外之理

致知不是知那人不知底道理只是人面前底且如義利兩件昨日雖看義當爲然而却又說未做也無害見得利不可做却又說做也無害這便是物未格知未至今日見得義當爲決爲之利不可做決定是不做心下自肯自信得及這便是物格便是知得至了此等說話爲無憑地言語冊子上寫不得似憑地說

出却較見分曉

子升問知止便是知至否曰知止就事上說知至就心上說知止知事之所當止知至則心之知識無不盡

大學物格知至處便是凡聖之關物未格知未至如何殺也是凡人須是物格知至方能循循不已而入於聖賢之域縱有敏鈍遲速之不同頭勢也都自向那邊去了今物未格知未至雖是要過那邊去頭勢只在這邊如門之有限猶未過得在問伊川云非樂不

足以語君子便是物未格知未至未過得關否曰然某嘗謂物格知至後雖有不善亦是白地上黑點物未格知未至縱有善也只是黑地上白點

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不可著纖豪私意在其中致知格物十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透最不可凡事不可著箇且字且字其病甚多

致知無豪釐之不盡守其所止無須臾之或離致知如

一事只知得三分這三分知得者是真實那七分不知者是虛僞爲善須十分知善之可好若知得九分而一分未盡只此一分未盡便是鶻突苟且之根少間說便爲惡也不妨便是意不誠所以貴致知深自省察以致其知痛加翦落以誠其意

知與意皆出於心知是知覺處意是發願處

問心本也意特心之所發耳今欲正其心先誠其意似倒說了曰心無形影教人如何撑拄須是從心之所

發處下手先須去了許多惡根如人家裏有賊先去了賊方得家中寧如人種田不先去了草如何下種須去了自欺之意意誠則心正誠意最是一段中緊要工夫下面一節輕一節

格物是夢覺關格得來是覺格不得只是夢誠意是善惡關誠得來是善誠不得只是惡過得此二關上面工夫却一節易如一節了到得平天下處尚有些工夫只為天下闊須著如此點撿又曰誠意是轉關處又曰誠意是人鬼關誠得來是

人誠不得是見

大學所謂知至意誠者必須知至然後能誠其意也今之學者只說操存而不知講明義理則此心憒憒何事於操存也某嘗謂誠意一節正是聖凡分別關隘去處若能誠意則是透得此關透此關後滔滔然自在去為君子不然則崎嶇反側不免為小人之歸也致知所以先於誠意者如何曰致知者須是知得盡尤要親切尋常只將知至之至作盡字說近來看得

合作切至之至知之者切然後貫通得誠意底意思

如程先生所謂眞知者是也

問知至到意誠之閒意自不聯屬須是別識得天理人欲分明盡去人欲全是天理方誠曰固是這事不易言須是格物精熟方到此居常無事天理實然有纖豪私欲便能識破他自來點撿慣了譬如有賊來便識得便捉得他不曾用功底與賊同眠同食也不知

問物未格時意亦當誠曰固然豈可說物未能格意便

不用誠自始至終意常要誠如人適楚當南其轅豈可謂吾未能到楚且北其轅但知未至時雖欲誠意其道無由如人夜行雖知路從此去但黒暗行不得所以要得致知知至則道理坦然明白安而行之今人知未至者也知道善之當好惡之當惡然臨事不如此者只是實未曽見得若實見得自然行處無差欲知知之真不真意之誠不誠只看做不做如何真箇如此做底便是知至意誠

舜功問致知誠意是如何先後曰此是當初一發同時

做底工夫及到成時知至而後意誠耳不是方其致

知則脫空妄語猖狂妄行及到誠意方始旋收拾也

或問知至以後善惡旣判何由意有未誠處曰克己之

功乃是知至以後事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一念纔放下便是失其正自古無放心底聖賢然一

念之微所當深謹纔說知至後不用誠意便不是人

心惟危道心惟微豪釐閒不可不子細理會纔說太

快便失却此項工夫也

問心者身之主意者心之發意發於心則意當聽命於心今曰意誠而后心正則是意反為心之管束矣何也曰心之本體何嘗不正所以不得其正者蓋由邪惡之念勃勃而興有以動其心也譬之水焉本自瑩淨寧息蓋因波濤洶湧水遂為其所激而動也便是大學次序誠意最要學者苟於此一節分别得善惡取舍是非分明則自此以後凡有忿懥好樂親愛畏

敬等類皆是好事大學之道始不可勝用矣

問心如何正曰只是去其害心者

大學言物格而後知至止天下平聖人說得寬不說道能此即能彼亦不說道能此而後可學彼只是如此寬說後面逐段節節更說只待人自看得如何

問知至了意便誠抑是方可做誠意工夫曰也不能恁地說得這箇也在人一般人自便能如此一般人自當循序做但知至了意誠便易且如這一件事知得

不當如此做末梢又却如此做便是知得也未至若知得至時便決不如此如人既知烏喙之不可食水火之不可蹈豈肯更試去食烏喙蹈水火若是知得未至時意決不能誠

說大學次序曰致知格物是窮此理誠意正心脩身是體此理齊家治國平天下只是推此理要作三節看

以上語類四十六條

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

須有緩急先後之序豈遽以爲存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閒而忽然懸悟也哉且如今爲此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閒此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飯也答陳齊仲

致知格物前說已詳來書只舉得一截正當說格字致字處乃遺而不道恐考之有未詳若但以格爲法度之稱而欲執之以齊天下之物則理既未窮知既未

至不知如何為法而執之但守此一定之法則亦無復節節推窮以究其極之功矣此義且當以程子之說為主而以某說推之不必强立說徒費力也苓江德功

孝述竊疑心具衆理心雖昏蔽而所具之理未嘗不在但當其蔽隔之時心自為心理自為理不相贅屬如一物未格便覺此一物之理與心不相入似為心外之理而吾心邈然無之及既格之便覺彼物之理為吾心素有之理夫理在吾心不以未知而無不以既

知而有然則所以若内若外者豈其見之異邪抑亦本無此事而孝述所見之謬邪曰極是（荅李孝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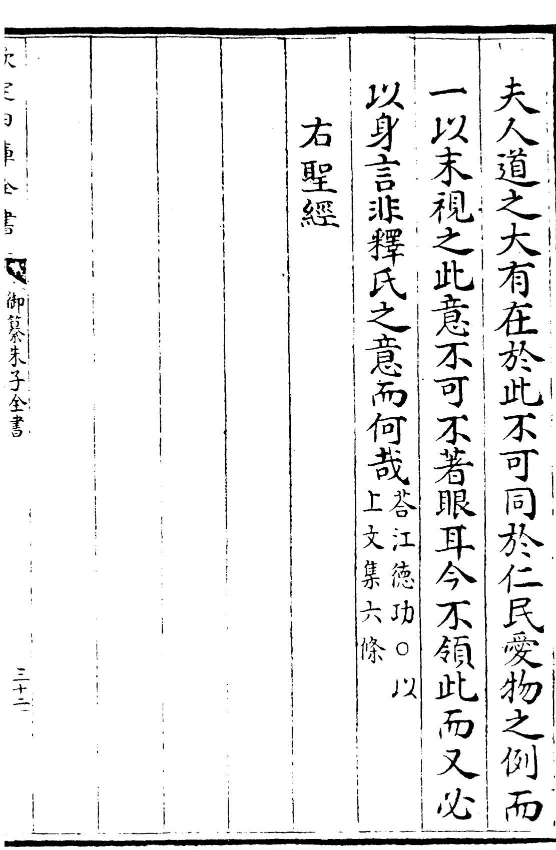
治國平天下與誠意正心脩身齊家只是一理所謂格物致知亦曰知此而已矣此大學一書之本指也今必以治國平天下為君相之事而學者無與焉則内外之道異本殊歸與經之本指正相南北矣禹稷顔回同道豈必在位乃為為政哉（荅江德功）

所厚者謂父子兄弟骨肉之恩理之所當然而人心之

不能已者今必外此而厚其身此即釋氏滅天理去人倫以私其身之意也必若是而身脩則雖至於六度萬行具足圓滿亦無以贖其不孝不弟之刑矣此謂知本以例推之凡言此謂者皆傳文非經之結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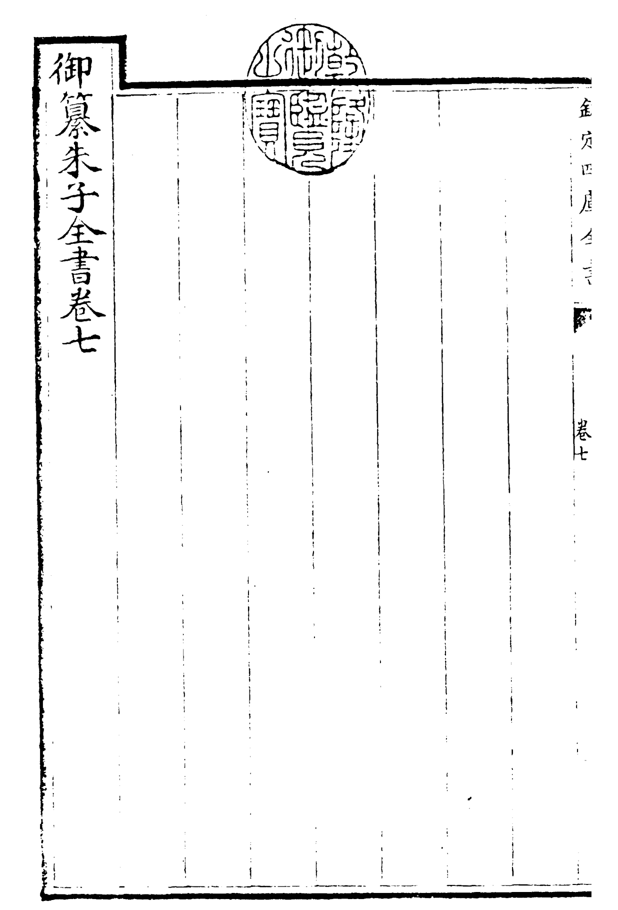
答江德功

經文末後兩句來諭固與舊說有間矣但所論先後之序經中上文已屢言之而本亂末治之云又已該舉自不須說但聖人於此特下此語正要讀者有以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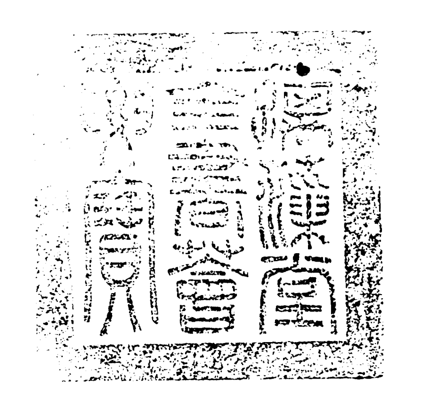


夫人道之大有在於此不可同於仁民愛物之例而一以末視之此意不可不著眼耳今不領此而又必以身言非釋氏之意而何哉答江德功○以上文集六條

右聖經



御纂朱子全書卷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録監生臣金枚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八

臣王杰詳校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二百七十六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八

大學二

人受之喚作明德自天言之喚作明命令人多鶻鶻突突一似無這箇明命若常見其在前則凜凜然不敢放肆見許多道理都在眼前又曰人之明德即天之明命雖則是形骸間隔然人之所以能視聽言動非天而何

顧諟天之明命古註云常目在之説得極好非謂有一
物常在目前可見也只是常存此心知得有這道理
光明不昧方其靜坐未接物也此理固湛然清明及
其遇事而應接也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人常提撕
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是理愈明雖欲忘之而
不可得矣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所謂求放心只常存此心便是存養既久自然信向
決知堯舜之可為聖賢之可學如菽粟之必飽布帛

之必煖自然不為外物所勝若是若存若亡如何會信如何能必行又曰千書萬書只是教人求放心聖賢教人其要處皆一苟通得一處則觸處皆通矣

因說天之明命曰這箇物事即是氣便有許多道理在裏人物之生都是先有這箇物事便是天當初分付底既有這物事方始具是形以生便有皮包裹在裏若有這箇無這皮殼亦無所包裹如草木之生亦是有箇生意了便會生出芽蘖芽蘖出來便有包皮裹

著而今儒者只是理會這箇要得順性命之理佛老也只是理會這箇物事老氏便要常把住這氣不肯與他散便會長生久視長生久視也未見得只是做得到也便未會死佛氏也只是見箇物事便放得下所以死生禍福都不動只是他去作弄了又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聖人於乾卦發此兩句最好人之所以為人物之所以為物都是正箇性命保合得箇和氣性命便是當初合下分付底保合便是有箇皮殼

包裹在裏如人以刀破其腹此箇物事便散却便死

以上語類三條

右傳一章

苟日新一句是為學入頭處而今為學且要理會苟字苟能日新如此則下面兩句工夫方能接續做去而今學者只管要日新却不去苟字上面著工夫苟日新苟者誠也

苟日新新是對舊染之汚而言日日新又日新只是要

常常如此無間斷也新與舊非是去外面討來昨日之舊乃是今日之新道夫云這正如孟子操存舍亡說存與亡非是有兩物曰然只是在一念間爾如顧諟天之明命上下文都說明德這裏却說明命蓋天之所以與我便是明命我之所得以為性者便是明德命與德皆以明為言是這箇物本自光明顯然在裏我却去昏蔽了他須用日新說得來又只是箇存心所以明道云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

心約之使反覆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鼓之舞之之謂作如擊鼓然自然使人跳舞踴躍然民之所以感動者由其本有此理上之人既有以自明其明德時時提撕警策則下之人觀瞻感發各有以興起其同然之善心而不能已耳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自新新民而至於天命之改易可謂極矣必如是而後為止於至善也以上語類四條

無所不用其極觀上文三引詩書而此以無所二字總而結之則於自新新民皆欲用其極可知矣自新固新民之本然天下無一物非吾度內者亦無一事非吾之所當為者譬如百尋之木根本枝葉生意無不在焉但知所先後則近道耳豈曰專用其本而直棄其末哉今曰不求為新民而專求之德化則又賊彼貴我之私心而無以合內外之道矣答江德功

問大學明明德新民皆欲止於至善而傳之一章結語

止言自明而二章結語乃言無所不用其極曰二章
兼明自新新民之事故通結之下章又自正解止於
至善之意初不相妨也答陳與叔○以上文集二條

右傳二章

於緝熙敬止緝熙是工夫敬止是功效收歛處

或言大學以知止為要曰如君便要止於仁臣便要止
於敬子便止於孝父便止於慈若不知得何緣到得
那地位只這便是至善處道夫問至善是無過不及

恰好處否曰只是這夾界上些子如君止於仁若依違牽制懦而無斷便是過便不是仁臣能陳善閉邪便是敬若有所畏懼而不敢正君之失便是過便不是敬

問至善如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者固如此就萬物中細論之則其類如何曰只恰好底便是坐如尸便是坐恰好底立如齊便是立恰好底

傳之三章緊要只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如切可謂善

矣又須當磋之方是至善如琢可謂善矣又須當磨之方是至善一章主意只是説所以止於至善工夫為下不可諠兮之語拖帶説到道盛德至善民不能忘又因此語一向引去大槩是反覆嗟咏其味深長他經引詩或未甚切只大學引得極細密

魏元壽問切磋琢磨之説曰恰似剥了一重又有一重學者做工夫消磨舊習幾時便去教盡須是只管磨礲教十分淨潔最怕如今於眼前道理畧理會得些

便自以為足更不著力向上去這如何會到至善田地

問解瑟為嚴密是就心言抑就行言曰是就心言問心如何是密處曰只是不粗踈恁地縝密

僩武毅之貌能剛強卓立不如此怠惰闒颯

問僩者武毅之貌恂慄戰懼之貌不知人當戰懼之時果有武毅之意否曰人而懷戰懼之心則必齋莊嚴肅又烏可犯

問恂慄何以知為戰懼曰莊子云木處則恂慄危懼

大率切而不磋亦未到至善處琢而不磨亦未到至善處瑟兮僩兮則誠敬存於中矣未至於赫兮喧兮威儀輝光著見於外亦未為至善此四句是此段緊切處專是說至善蓋不如此則雖善矣未得為至善也

至於民之不能忘若非十分至善何以使民久而不能忘古人言語精密有條理如此

問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曰如孔子仰文武之德是賢

其賢成康以後思其恩而保其基緒便是親其親

或問至善章曰此章前三節是說止字中一節說至善

後面烈文一節又是咏嘆此至善之意以上語類十二條

君止於仁以體仁足以長人居上不寛等語觀之可見

蓋為人上者無此意思即上下乖睽壅隔而無以相

有矣答滕德章○文集

右傳三章

問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曰固是以脩身為本

只是公別底言語多走作如云凡人聽訟以曲爲直以直爲曲所以人得以盡其無情之辭聖人理無不明明無不燭所以人不敢如此却是聖人善聽訟所以人不敢盡其無實之辭正與經意相反聖人正是說聽訟我也無異於人當使其無訟之可聽方得若如公言則當云聽訟吾過人遠矣故無情者不敢盡其辭始得聖人固不會錯斷了事只是他所以無訟者却不在於善聽訟在於意誠心正自然有以薰炙

漸染大服民志故自無訟之可聽耳如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皐將至遂為衰子皐何嘗聽訟自有以感動人處耳

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便是説那無訟之由然惟先有以服其心志所以能使之不得盡其虚誕之辭

大畏民志者大有以畏服斯民自欺之志以上語類三條

右傳四章

問表裏精粗曰須是表裏精粗無不到有一種人只就

皮殼上做工夫却於理之所以然者全無是處又有一種人思慮向裏去又嫌眼前道理粗於事物上都不理會此乃談玄說妙之病其流必入於異端

周問大學補亡心之分别取舍無不切曰只是理徹了見善端的如不及見不善端的如探湯好善便端的如好好色惡不善便端的如惡惡臭此下須連接誠意看此未是誠意是醖釀誠意來

李問吾之所知無不切曰某向說得較寛又覺不切今

說較切又少些寬舒意所以又說道表裏精粗無不盡也自見得切字却約向裏面

問格物章補文處不入敬意何也曰敬已就小學處做了此處只據本章直說不必雜在這裏壓重了不淨潔

問所補致知章何不效其文體曰亦曾效而為之竟不能成劉原父却會效古人為文其集中有數篇論全似禮記以上語類五條

所舉伊川先生格物兩條極親切上蔡意固好然却只是說見處今且論涵養一節疑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為先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窺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抵敬字是徹上徹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耳答林擇之

格物之說程子論之詳矣而其所謂格至也格物而至

於物則物理盡者意句俱到不可移易某之謬說實本其意然亦非苟同之也蓋自十五六時知讀是書而不曉格物之義往來於心餘三十年近歲就實用功處求之而參以他經傳記内外本末反覆證驗乃知此說之的當恐未易以一朝卒然立說破也夫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形者所謂形而下者也理者所謂形而上者也人之生也固不能無是物矣而不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

處事物之當故必即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夫物之極則物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此所謂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也物理皆盡則吾之知識廓然貫通無有蔽礙而意無不誠心無不正矣此大學本經之意而程子之說然也其宏綱實用固已洞然無可疑者而微細之間主賓次第文義訓詁詳密精當亦無一豪之不合今不深考而必欲訓致知以窮理則於主賓之分有

所未安知者吾心之知理者事物之理以此知彼自有主賓之辨不當以此字訓彼字也訓格物以接物則於究極之功有所未明人莫不與物接但或徒接而不求其理或粗求而不究其極是以雖與物接而不能知其理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也今曰一與物接而理無不窮則亦太輕易矣蓋特出於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之餘論而非吾之所謂窮理者固未可同年而語也且考之他書格字亦無訓接者以義理言之則不通以訓詁考之則不合以功用求之則又無可下手之實地竊意聖人之言必不如是之差殊疎略以病後世之學者也答江德功○以上文集二條

右傳五章

看誠意章有三節兩必謹其獨一必誠其意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言小人閒居為不善其不善形於外者不可揜如此德潤身心廣體胖言君子謹獨之至其善之形於外者證驗如此

居甫問誠意章結句云此大學之樞要樞要說誠意是說致知曰上面關著致知格物下面關著四五項上須是致知能致其知知之既至方可以誠得意到得

意誠便是過得箇大關方始照管得箇身心若意不誠便自欺便是小人過得這箇關便是君子又云意誠便全然在天理上行意未誠以前尚汨在人欲裏

說大學誠意章曰如今人雖欲為善又被一箇不欲為善之意來妨了雖欲去惡又被一箇尚欲為惡之意來妨了蓋其知之不切故為善不是他心肯意肯去惡亦不是他心肯意肯這箇便是自欺便是不誠意才不誠則心下便有許多忿懥恐懼憂患好樂而心

便不正心既不正則凡有愛惡等事莫不倚於一偏如此如何要家齊國治天下平惟是知得切則好善必如好好色惡惡必如惡惡臭是非為人而然蓋胷中實欲如此而後心滿意愜

問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理而無所雜曰只為一便誠二便雜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一故也小人閒居為不善止著其善二故也只要看這些便分曉二者為是真底物事却著些假攙放裏便成詐偽如這一盞

茶一味是茶便是真才有些别底滋味便是有物夾雜了便是二按此條所舉是舊本

器遠問物格知至了如何到誠意又說毋自欺也毋者禁止之辭曰物既格知既至到這裏方可著手下工夫不是物格知至了下面許多一齊掃了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注云心之所發陽善陰惡則其好善惡惡皆為自欺而意不誠矣而今說自欺未說到與人說時方謂之自欺只是自家知得善好要

為善然心中却覺得微有些沒緊要底意思便是自欺便是虛偽不實矣正如金已是真金了只是鍛鍊得微不熟微有些渣滓去不盡顏色或白或青或黄便不是十分精金矣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便是知之至知之未嘗復行便是意之實按此條所舉注亦是舊本

所謂自欺者非為此人本不欲為善去惡但此意隨發常有一念在内阻隔住不放教表裏如一便是自欺但當致知分別善惡了然後致其謹獨之功而力割

去物欲之雜而后意可得其誠也

國秀問大學誠意看來有三様一則内全無好善惡惡之實而專事掩覆於外者此不誠之尤也一則雖知好善惡惡之為是而隱微之際又苟且以自瞞底一則知有未至隨意應事而自不覺陷於自欺底曰這箇不用憑地分只是一路都是自欺但有深淺之不同耳

次早云夜来國秀説自欺有三様底後来思之是有這

三様意思然却不是三路只是一路有淺深之不同又因論以假託換掩覆字云假託字又似重了掩覆字又似輕不能得通上下底字又因論誠與不誠不特見之於外只裏面一念之發便有誠偽之分譬如一粒粟外面些皮子好裏面那些子不好如某所謂其好善也隂有不好者以拒於内其惡惡也隂有不惡者以挽其中葢好惡未形時已有那些子不好不惡底藏在裏面了

人固有終身為善而自欺者不特外面有心中欲為善而常有箇不肯底意思便是自欺也須是要打疊得盡盖意誠而後心可正過得這一關後方可進

自慊之慊大意與孟子行有不慊相類子細思之亦微有不同孟子慊訓滿足意多大學訓快意多橫渠云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初看亦只一般然橫渠亦是訓足底意思多大學訓快意多問大學說自慊且說合做處便做無牽滯於已私且只是快底意少間

方始心下充滿孟子謂行有不慊只説行有不滿足則便餒耳曰固是夜來説此極子細若不理會得誠意意思親切也説不到此今看來誠意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只是苦切定要如此不如此自不得

誠意章皆在兩箇自字上用功

問毋自欺是誠意自慊是意誠否小人閒居以下是形容自欺之情狀心廣體胖是形容自慊之意否曰然後段各發明前説但此處是箇牢關今能致知知至

而意誠矣驗以日用間誠意十分為善矣有一分不好底意思潛發以間於其間此意一發便由斜徑以長這箇却是實前面善意却是虛矣如見孺子入井救之是好意其間有些要譽底意思以雜之如薦好人是善意有些要人德之之意隨後生來治惡人是好意有些狠疾之意隨後來前面好意都成虛了如姤卦上五爻皆陽下面只一陰生五陽便立不住了荀子亦言心臥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見解蔽篇）彼言

偷者便是說那不好底意若曰使之則謀者則在人使之如何耳謀善謀惡都由人只是那偷底可惡故須致知要得早辨而豫戒之耳

問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近改注云自欺者心之所發若在於善而實則未能不善也若字之義如何曰若字只是外面做得來一似都善其實中心有些不愛此便是自欺前日得孫敬甫書他說自慊字似差了其意以為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如此了然後

自慊看經文語意不是如此此之謂自慊謂如好好色惡惡臭只此便是自慊是合下好惡時便是要自慊了非是做得善了方能自慊也自慊正與自欺相對不差豪髮所謂誠其意便是要毋自欺非至誠其意了方能不自欺也所謂不自欺而慊者只是要自快足我之志願不是要為他人也誠與不誠自慊與自欺只爭這些子豪髮之閒耳又曰自慊則一自欺則二自慊者外面如此中心也是如此表裏一般自

欺者外面如此做中心其實有些子不願外面且要人道好只此便是二心誠偽之所由分也按此條所舉注亦是舊本

問知至而後意誠則知至之後無所用力意自誠矣傳猶有謹獨之說何也曰知之不至則不能謹獨亦不肯謹獨惟知至者見得實是實非灼然如此則必戰懼以終之此所謂能謹獨也如顏子請事斯語曾子戰戰兢兢終身而後已彼豈知之不至然必如此方

能意誠葢無放心的聖賢惟聖罔念作狂一毫少不謹懼則已墮於意欲之私矣此聖人教人徹上徹下不出一敬字也

誠意章上云必慎其獨者欲其自慊也下云必慎其獨者防其自欺也葢上言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者欲其察於隱微之間必吾所發之意好善必如好好色惡惡必如惡惡臭皆以實而無不自慊也下言小人閒居為不善而繼以誠

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者欲其察於隱微之間必吾所發之意由中及外表裏如一皆以實而無少自欺也

問自欺與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之類有分別否曰自欺只是於理上虧欠不足便胡亂且欺謾過去如有得九分義理雜了一分私意九分好善惡惡一分不好不惡便是自欺到得厭然揜著之時又其甚者原其所以自欺又是知不至不曾見得道理精至處

所以向來說表裏精粗字如知為人子止於孝這是表到得知所以必著孝是如何所以為孝當如何這便是裏見得到這般處方知決定是著孝方可以用力於孝又方肯決然用力於孝人須是掃去氣禀私欲使胷次虛靈洞徹

問意誠曰表裏如一便是但所以要得表裏如一却難令人當獨處時此心非是不誠只是不奈何他令人在靜處非是此心要馳騖但把捉他不住此已是兩

般意思至如見君子而後厭然詐善時已是第二番罪過了

此一箇心須每日提撕令常惺覺頃刻放寬便隨物流轉無復收拾如今大學一書豈在看他言語正欲驗之於心如何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試驗之吾心好善惡惡果能如此乎閒居為不善見君子則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是果有此乎一有不至則勇猛奮躍不已必有長進處今不知為此則書自書我自我何益之

有

誠於中形於外大學和惡字説此誠只是實字也惡者

却是無了天理本然者但實有其惡而已

凡惡惡之不實為善之不勇外然而中實不然或有所

為而為之或始勤而終怠或九分為善尚有一分茍

且之心皆不實而自欺之患也所謂誠其意者表裏

内外徹底皆如此無纖豪絲髪茍且為人之弊如飢

之必欲食渴之必欲飲皆自以求飽足於已而已非

為他人而食飲也又如一盆水徹底皆清瑩無一毫砂石之雜如此則其好善也必誠好之惡惡也必誠惡之而無一豪勉强自欺之雜所以說自慊但自滿足而已豈有待於外哉是故君子謹其獨非特顯明之處是如此雖至微至隱人所不知之地亦常謹之小處如此大處亦如此顯明處如此隱微處亦如此表裏內外精粗隱顯無不謹之方謂之誠其意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夫無欲

害人之心人皆有之閒時皆知惻隱及到臨事有利害時此心便不見了且如一堆金寶有人曰先爭得者與之自家此心便欲爭奪推倒那人定要得了方休又如人皆知穿窬之不可為雖稍有識者亦不肯為及至顛冥於富貴而不知恥或無義而受萬鍾之祿便是到利害時有時而昏所謂誠意者須是隱微顯明小大表裏都一致方得孟子所謂見孺子入井時怵惕惻隱非惡其聲而然非為内交要譽而然然

却心中有內交要譽之心却向人說我實是惻隱羞惡所謂為惡於隱微之中而詐善於顯明之地是所謂自欺以欺人也然人豈可欺哉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欺人者適所以自欺而已誠於中形於外那箇形色氣貌之見於外者自別決不能欺人秖自欺而已這様底永無緣做得好人為其無為善之地也外面一副當雖好然裏面却踏空永不足以為善永不濟事更莫說誠意正心脩身至於治國平天下

越没干涉矣

問誠意自欺注今改本恐不如舊注好曰何也曰今注云心之所發陽善陰惡則其好善惡惡皆為自欺而意不誠矣恐讀書者不曉又此句或問中已言之却不如舊注云人莫不知善之當為然知之不切則其心之所發必有陰在於惡而陽為善以自欺者故欲誠其意者無他亦曰禁止乎此而已矣此言明白而易曉曰不然本經正文只說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

也初不曾引致知兼說今若引致知在中間則相牽不了却非解經之法又況經文誠其意者毋自欺也這說話極細蓋言為善之意稍有不實照管少有不到處便為自欺未便說到心之所發必有陰在於惡而陽為善以自欺處若如此則大故無狀有意於惡非經文之本意也所謂心之所發陽善陰惡乃是見理不實不知不覺地陷於自欺非是陰有心於為惡而詐為善以自欺也如公之言須是鑄私錢假官會

方為自欺大故是無狀小人此豈自欺之謂耶又曰所謂毋自欺者正當於幾微毫釐處做工夫只幾微之間少有不實便為自欺豈待如此狼當至於陰在為惡而陽為善而後謂之自欺耶此處語意極細不可草草看此處工夫極細未便說到那粗處所以前後學者多說差了蓋為聽連下文小人閒居為不善一段看了所以差也又問今改注下文云則無待於自欺而意無不誠也據經文方說毋自欺毋者禁止之辭若說無待於自欺恐語意太快未易到此曰既能禁止其心之所發皆有善而無

惡實知其理之當然便無待於自欺非勉强禁止而猶有時而發也若好善惡惡之意有一豪之未實則其發於外也必不能掩既是打疊得盡實於為善便無待於自欺矣如人腹痛畢竟是腹中有些冷積須用藥驅除去這冷積則其痛自止不先除去冷積而但欲痛之自止豈有此理按此條所辨皆係舊本

敬子問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注云外為善而中實未能免於不善之雜某意欲改作外為善而中實容

其不善之雜如何蓋所謂不善之雜非是不知是知得了又容著在這裏此之謂自欺曰不是知得了容著在這裏是不柰他何了不能不自欺公合下認錯了只管說箇容字不是如此容字又是第二節緣不柰他何所以容在這裏此一段文意公不曾識得他源頭在只要硬去捺他所以錯了大槩以為有纖毫不善之雜便是自欺自欺只是自欠了分數恰如淡底金不可不謂之金只是欠了分數如為善有八分欲為有兩分不為

此便是自欺是自欠了這分數或云如此則自欺却是自欠曰公且去看又曰自欺非是要如此是不柰他何底荀子曰心臥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某自十六七讀時便曉得此意蓋偷心是不知不覺自走去底不由自家使底倒要自家去捉他使之則謀這却是好底心由自家使底李云某每常多是去捉他如在此坐心忽散亂又用去捉他曰公又說錯了公心粗都看這說話不出所以說格物致知而後意誠裏面也要知得透

徹外面也要知得透徹便是自無那箇物事譬如果
子爛熟後皮核自脱落離去不用人去咬得了如公
之說這裏面一重不曾透徹在只是認得箇容著硬
遏捺將去不知得源頭工夫在所謂誠其意者毋自
欺也此是聖人言語之最精處如箇尖銳底物事如
公所說只似箇椿頭子都粗了公只是硬要去强捺
如水憑地滚出來却硬要將泥去塞他如何塞得住
又引中庸論誠處而曰一則誠雜則僞只是一箇心

便是誠才有兩箇心便是自欺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他徹底只是這一箇心所以謂之自慊若才有些子間雜便是兩箇心便是自欺如自家欲為善後面又有箇人在這裏拗你莫去為善欲惡惡又似有箇人在這裏拗你莫要惡惡此便是自欺因引近思錄如有兩人焉欲為善云云一段正是此意　如人說十句話九句實一句脫空那九句實底被這一句脫空底都壞了如十分金徹底好方謂之真金若有三分銀便和那七分底

也壞了又曰佛家看此亦甚精被他分析得項數多如云有十二因緣只有一心之發便被他推尋得許多察得來極精微又有所謂流注想他最怕這箇所以溈山禪師云某參禪幾年了至今不曾斷得這流注想此即荀子所謂偷則自行之心也按此條所舉亦是舊本蓋舊本經屢改也

次早又曰昨夜思量敬子之言自是但傷雜耳某之言却即說得那箇自欺之根自欺却是敬子容字之意

容字却說得是蓋知其為不善之雜而又蓋庇以為之此方是自欺謂如人有一石米却只有九斗欠了一斗此欠者便是自欺之根自家却自蓋庇了嚇人說是一石此便是自欺謂如人為善他心下也自知有箇不滿處他却不說是他有不滿處却遮蓋了硬說我做得是這便是自欺却將那虛假之善來蓋覆這真實之惡某之說却說高了移了這位次了所以人難曉大率人難曉處不是道理有錯處時便是語

言有病不是語言有病時便是移了這步位了今若
只恁地說時便與那小人閒居為不善處都說得貼
了
次日又曰夜來說得也未盡夜來歸去又思看來如好
好色如惡惡臭一段便是連那毋自欺也說言人之
毋自欺時便要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樣方得若好善
不如好好色惡惡不如惡惡臭此便是自欺毋自欺
者謂如為善若有些子不善而自欺時便當斬根去

之真箇是如惡惡臭始得如小人閒居為不善底一段便是自欺底只是反說閒居為不善便是惡惡不如惡惡臭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便是好善不如好好色若只如此看此一篇文義都貼實平易坦然無許多屈曲某舊說忒說闊了高了深了然又自有一樣人如舊說者欲節去之又可惜但終非本文之意耳

問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曰此承上文人之視己如見其

肺肝底意不可道是人不知人曉然共見如此

心廣體胖心本是闊大底物事只是因愧怍了便卑狹便被他隔礙了只見得一邊所以體不能常舒泰

伊川問尹氏讀大學如何對曰只看得心廣體胖一句甚好又問如何尹氏但長吟心廣體胖一句尹氏必不會嚇人須是他自見得令人讀書都不識這樣意思

以上語類二十八條

欺慊兩事正相抵背此之謂自慊即是言如惡惡臭好

好色便是自慊非謂必如此而後能自慊也所論謹獨一節亦似太說開了須知即此念慮之間便當審其自欺自慊之向背以存誠而去偽不必待其作姦行詐干名蹈利然後謂之自欺也小人閒居以下則是極言其弊必至於此以為痛切之戒非謂到此方是差了路頭處也答孫敬甫

毋自欺乃解誠其意之義知未至者固當如此用力然知之至者亦未可便謂不假此也但知未至者禁之

雖力而或未能止唯知至然後禁之不難而無不能止耳答吳伯豐

論亦有真知而自欺者此亦未然只此自欺便是知得不曾透徹此間昨晚有嘗鼠藥而中毒者幾至委頓只此便是不曾真知砒霜能殺人更何疑耶然又不是隨衆略知之外別有真知更須別作道理尋求但只就此略知得處著實體驗須有自然信得及處便是真知也答趙恭父○以上文集三條

右傳六章

問先生近改正心一章方包括得盡舊來說作意或未誠則有是四者之累却只說從誠意去曰這事連而却斷斷而復連意有善惡之殊意或不誠則可以為惡心有得失之異心有不正則為物所動却未必為惡然未有不能格物致知而能誠意者亦未有不能誠意而能正心者

問意既誠而有憂患之類何也曰誠意是無惡憂患忿

懥之類却不是惡但有之則是有所動

問心體本正發而為意之私然後有不正今欲正心且須誠意否未能誠意且須操存否曰豈容有意未誠之先且放他喜怒憂懼不得其正不要管他直要意誠後心却自正如此則意終不誠矣所以伊川說未能誠意且用執持

誠意是真實好善惡惡無夾雜又曰意不誠是私意上錯了心不正是公道上錯了又曰好樂之類是合有

底只是不可留滞而不消化無留滞則此心便虚

問忿懥恐懼憂患好樂皆不可有否曰四者豈得皆無但要得其正耳如中庸所謂喜怒哀樂發而中節者也

看心有所喜怒説曰喜怒哀樂固欲中節然事過後便須平了謂如事之可喜者固須與之喜然別遇一事又將此意待之便不得其正蓋心無物然後能應物如一量稱稱物固自得其平若先自添著些物在上

而以之稱物則輕重悉差矣心不可有一物亦猶是也

四者心之所有但不可使之有所私爾才有所私便不能化梗在胷中且如忿懥恐懼有當然者若定要他無直是用死方得但不可先有此心耳今人多是才忿懥雖有可喜之事亦所不喜才喜雖有當怒之事亦不復怒便是蹉過事理了便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了蓋這物事才私便不去只管在胷

中推盪終不消釋設使此心如太虛然則應接萬務各止其所而我無所與則便視而見聽而聞食而真知其味矣看此一段只是要人不可先有此心耳忿懥好樂恐懼憂患這四者皆人之所有不能無然有不得其正者只是應物之時不可夾帶私心如有一項事可喜自家正喜驀見一可怒底事來是當怒底事却以這喜心處之和那怒底事也喜了便是不得其正可怒事亦然惟誠其意真箇如鑑之空如衡之

平姸媸高下隨物定形而我無與焉這便是正心因說前在漳州見屬官議一事數日不决却是有所挾後忽然看破了道這箇事不可如此一向判一二百字晝皆得這意思此是因事上見這心親切

人心如一箇鏡先未有一箇影像有事物來方始照見姸醜若先有一箇影像在裏如何照得人心本是湛然虛明事物之來隨感而應自然見得高下輕重事過便當依前恁地虛方得若事未來先有一箇忿懥

好樂恐懼憂患之心在這裏及忿懥好樂恐懼憂患之事到來又以這心相與滚合便失其正事了又只若留在這裏如何得正

問喜怒憂懼人心所不能無如忿懥乃戾氣豈可有也曰忿又重於怒心然此處須看文勢大意但此心先有忿懥時這下面便不得其正如鏡有人影在裏面第二人来便照不得如秤子釘盤星上加一錢則稱一錢物便成兩錢重了心若先有怒時更有當怒底

事物來便成兩分怒了有當喜底事來又減却半分喜了先有好樂也如此先有憂患也如此若把忿懥作可疑則下面憂患好樂等皆可疑問八章謂五者有當然之則如敖惰之心則豈可有也曰此處亦當看文勢大意敖惰只是一般人所為得人厭棄不起人敬畏之心若把敖惰作不當有則親愛敬畏等也不當有

黄丈云舊嘗問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只是說知覺之心

却不及義理之心先生曰才知覺義理便在此才昏便不見了

心須卓立在八九者之外謂忿懥之類而勿陷於八九者之中方得其正聖人之心周流應變而不窮只為在內而外物入不得及其出而應接又不陷於彼以上語類十二條

問宋傑嘗觀傳文論脩身在正其心嘗每間力自克亦頗得力而敬子不以為然以謂若論是當須還是喜

怒中節乃可然宋傑今日之所謂得力者仍是隨意之所便者以致力而實未深察夫不能自已者也曰正心之功若自知至意誠中來則不須如此安排而自無不正矣未到此地則亦隨力隨分省察持守可也不須如此計較且向格物處用功乃為知所先後耳　荅余國秀　○文集

右傳七章

問七章八章頗似一意如何曰忿懥之類心上理會親

愛之類事上理會心上理會者是見於念慮之偏事上理會者是見於事為之失

正卿問大學傳正心脩身莫有深淺否曰正心是就心上說脩身是就應事接物上說那事不從心上做出來如脩身如絜矩都是心做得出但正心是萌芽上理會若脩身及絜矩等事却是各就地頭上理會

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各自有當然之則只不可偏如人飢而食只合當食食才過些子便是偏渴而飲

歓才過些子便是偏如愛其人之善若愛之過則不
知其惡便是因其所重而陷於所偏惡惡亦然下面
說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上面許多偏病
不除必至於此

問章句曰人於五者本有當然之則然敖之與惰則氣
習之所為實為惡德至若哀矜之形正良心之苗裔
偏於哀矜不失為仁德之厚又何以為身不脩而不
可以齊其家者乎曰敖惰謂如孔子之不見孺悲孟

子不與王驩言哀矜謂如有一般大姦大惡方欲治之被他哀鳴懇告却便恕之道夫云這只是言流為姑息之意曰這便是哀矜之不得其正處

因學者問大學敖惰處而曰某嘗說如有人問易不當為卜筮書詩不當去小序不當叶韻及大學敖惰處皆在所不答

問大學釋脩身齊家章不言脩身何也曰好而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美是以好為惡以曲為直可謂之脩

身乎以上語類六條

敖惰讀者多以為疑嘗欲於或問中補數語以發之而未暇大抵此是有一等人上不至於可親愛畏敬下不至於可賤惡哀矜使人視之汎然不入念慮者耳然如此而猶以恐其有偏為戒則豈真敖忽而忘之哉答潘恭叔

問熇近於家間區處一二事便覺上下睽隔情意寖薄欲遂置而不問則諸事不整不知且只於身上自理

會莫屑屑問他如何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答李敬子

○以上文集二條

右傳八章

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此道理皆是我家裏做成了天下人看著自能如此不是我推之於國

心誠求之者求赤子之所欲也於民亦當求其有不能自達此是推其慈幼之心以使衆也

如保赤子一節只是說慈者所以使衆一句保赤子慈於家也如保赤子慈於國也保赤子是慈如保赤子是使衆

李德之問齊家治國平天下三章看來似皆是恕之功用曰如治國平天下兩章是此意治國章乃責人之恕平天下章乃愛人之恕齊家一章但說人之偏處

因講禮讓為國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自家禮讓有以感之故民亦如此興起自家好爭利

却責民間禮讓如何得他應東坡策制敎敎化中一段說得也好雖說得粗道理却是如此敎敎化云欲民之知信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莫若務去其貪云云看道理不要玄妙只是粗處說得出便是如今官司不會制民之產民自去買田又取他牙稅錢古者羣飮者殺今置官誘民飮酒惟恐其不來如何得民興於善以上語類五條

問傳之九章大率皆躬行之事而未及乎為政八章亦然曰成敎於國則政事之施在其中矣但須以躬行

為本故特詳之本末輕重固自不同也　答李敬子○文集

右傳九章

問平天下在治其國章曰此三節見上行下效理之必然又以見人心之所同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所以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使皆得以自盡其興起之善心若不絜矩則雖躬行於上使彼有是興起之善心而不可得遂亦徒然也又曰因何恁地上行下效蓋人心之同然所以絜矩之道我要恁地也使彼有是心

者亦得𢡱地全章大意只反覆說絜矩如專利於上急征横歛民不得以自養我這裏雖能興起其善心濟甚事若此類皆是不能絜矩

才卿問上老老而民興孝恐便是連那老衆人之老說曰不然此老老長長恤孤方是就自家身上切近處說所謂家齊也民興孝興弟不倍此方是就民之感發興起處說治國而國治之事也縁為上行下效捷於影響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者如此是以君子必有

絜矩之道也此一句方是引起絜矩事下面方解說絜矩而結之云此之謂絜矩之道蓋人心感發之同如此所以君子須用推絜矩之心以平天下此幾多分曉若如才卿說則此便是絜矩何用下面更絜說許多才卿不合誤曉老老長長為絜矩所以差也所謂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皆是絜矩以後事如何將作老老說得

所謂絜矩者矩者心也我心之所欲即他人之所欲也

我欲孝弟而慈必欲他人皆如我之孝弟而慈不使一夫之不獲者無一夫不得此理也只我能如此而他人不能如此則是不平矣

問絜矩一條此是上下四方度量而知民之好惡否曰知在前面這處是推老老而民興孝長長而民興弟恤孤而民不倍這處便已知民之好惡與已之好惡相似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便推將去緊要在毋以字上又曰興謂興起其善心遂謂成遂其事又曰為

國絜矩之大者又在於財用所以後面只管說財如今茶鹽之禁乃是人生日用之常却反禁之這箇都是不能絜矩

平天下謂均平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此與中庸所謂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者同意但中庸是言其所好者此言其所惡者也問前後左右何指曰譬如交代官相似前官之待我者既不善吾毋以前官所以待我者待後官也左右如東鄰西

鄰以鄰國為壑是所惡於左而以交於右也俗語所謂將心比心如此則各得其平矣問章句中所謂絜矩之道是使之各得盡其心而無不平也如何曰此是推本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須是留他地位使人各得自盡其孝弟不倍之心如八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子不從政是使其各得自盡也又如生聚蓄息無令父子兄弟離散之類以上語類五條

興孝興弟不倍上行下效之意上章已言之矣治國此章再舉之者平天下乃欲引起下文君子必須絜矩然後可以平天下之意不然則雖民化其上以興於善而天下終不免於不平也故此一章首尾皆以絜矩之意推之而未嘗復言躬行化下之説然則治國平天下雖無二道然其設施之際不可謂無異術也荅王子合老老長長恤孤正是治國之事皆人君躬行以化其下者至於有夫三者之效則國治矣故欲平天下者必

須先有此箇本領效驗然後有以為地而致其絜矩之功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也文勢甚明無可疑者其不能絜矩之病章句或問三處説極分明如來諭所謂奪其財力使不得養其父母者亦無疑矣答陳膚仲

問絜矩之道推已度物而求所以處之之方故於上下左右前後之際皆不以已之所不欲者施諸彼而已矣然皆以敬老事長恤孤之三者推之以見民心之

同然故下文極言好惡不可以異乎人而財利不可
以擅乎已茍為不然皆取惡之道也是則一章之意
無非發明恕之一字上章既言所藏乎身不恕則不
能喻諸人矣於此復推廣之以極其所不通之意恕
之為用其大如此求其指歸則不過孝弟慈三者行
乎一家推而至於治國平天下同一幾而已孝弟慈
非恕也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推之者近
施之者廣必與人同其欲而不拂乎人之性茲其所

以為恕以此觀之是否曰此段說得條暢皆周舜弼○以上大

集三條

或問爭鬬其民而施以刼奪之教曰民本不是要如此惟上之人以德為外而急於貨財暴征横斂民便效尤相攘相奪則是上教得他如此

趙唐卿問十章三言得失而章句云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何也曰他初且言得衆失衆再言善不善意已切矣終之以忠信驕泰分明是就心上說出得

失之由以決之忠信乃天理之所以存驕泰乃天理之所以亡

問仁者以財發身曰不是特地散財以取名買教人來奉已只是不私其有則人自歸之而身自尊只是言其散財之效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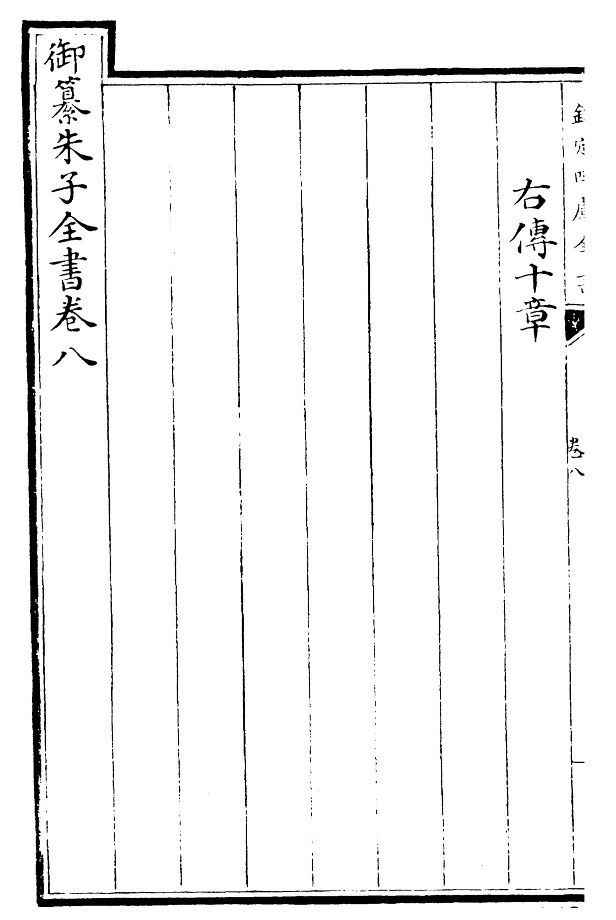
蜚卿問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如何上仁而下便義曰這只是一箇在上便喚作仁在下便喚作義在父便謂之慈在子便謂之孝直卿云也如孝慈則忠曰

然
國不以利為利如秦發閭左之戍也是利隳名城殺豪傑銷鋒鏑北築長城皆是自要他利利不必專指財利所以孟子從頭截斷只說仁義說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這裏利却在裏面所以說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蓋惟義之安則自無不利矣
問末章說財處太多曰後世只此一事不能與民同
第九章十章齊家治國既已言化平天下只言措置之

理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如用曲尺為方者也何謂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上面人既自有孝弟下面民亦有孝弟只要使之自遂其孝弟之心於其下便是絜矩若拂其良心重賦横斂以取之使他不得自遂其心便是不方左右前後皆然言是以者須是如此後面説民之父母所好所惡皆是要與民同利之事且如食禄之家又畜雞豚牛羊却是與民爭利便是不絜矩所以道以義為利者義以方外也以上語類七條

絜矩章專言財用繼言用人蓋人主不能絜矩者皆由利心之起故徇己欲而不知有人此所以專言財用也人才用舍最係人心向背若能以公滅私好惡從衆則用舍當於人心矣此所以繼言用人也答范叔應

問平天下之事蓋新民之極功則用益廣而法宜益詳今攷傳文則皆感發維持之意而不及乎他似未免乎略曰平天下章以絜矩推之而詳言同貨利公好惡之事其法可謂詳矣何謂略耶答李敬子○以上文集二條



右傳十章

御纂朱子全書卷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録貢生臣李鍾淑